

古黄河 / 单国维 · — V. 1, no. 1 [1943. 3] ~ V. 2,
no. 2 (民国33年 [1944] 5月); 新 no. 1 (民国34年
[1945] 1月) ~ [?] · — 徐州 (江苏): 古黄河社
[1943] ~ [?].

19cm.

月刊 · — 1944. 6 ~ 12 休刊 · — 第1卷4期起尺
寸: 27cm.

* * * * *

本刊共摄制1卷, 16毫米, 缩率1:21. 原件藏北
京图书馆, 北京图书馆摄制. 母片藏全国图书馆
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北京). 原件有污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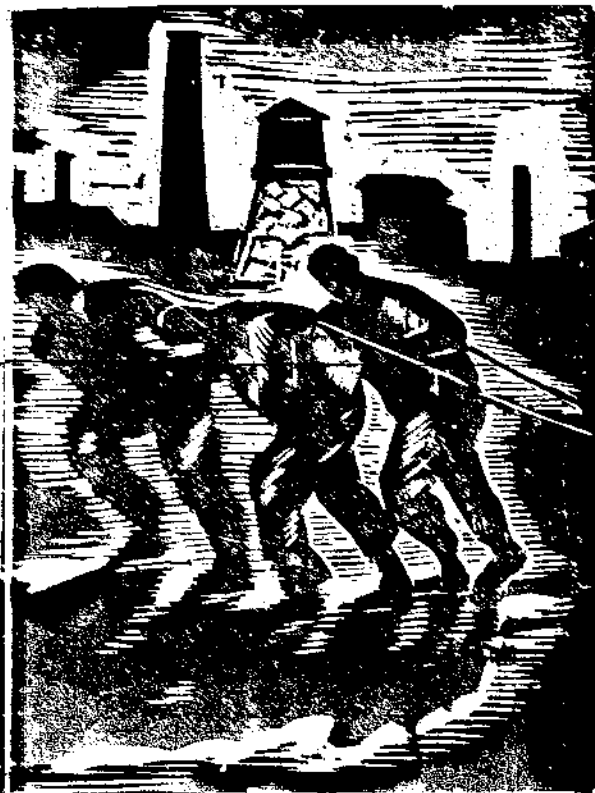
本刊片卷摄制目录:

V. 1, no. 2 ~ V. 2, no. 2	(1943. 4 ~ 1944. 5)
新 no. 1	(1945. 1)

古黃河
月刊

古黃河

第一卷 第二期



短篇創作
泥途·雨天

燈火·松花江·班奈之家

福安公司百貨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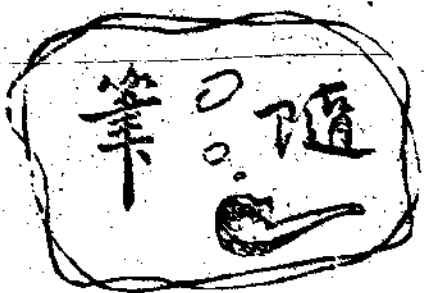
華洋百貨
化妝用品
應時鞋帽
棉毛織物
金銀首飾
珠寶鑽戒

敬售精美禮券

承蒙賜顧 無任歡迎

地址徐州公明街一八四號

電話掛號一二三四五



雪夜小寫

東野平

這是我醉於酒的一夜。

現在我已醉醒過來，躺在床上，電燈亮着，一切覺得生疏好像這不是我的家。動，我的肢體，感到酸痛，大約是酒後失神，掉在了什麼硬實的地方以致如此。我努力去想，怎麼會走進這生疏的地方，又復躺在生疏的牀上。我想起一些瑣碎的事情，我曾向同飲的人把沒關係三個字讀出十幾種方言，我偷了菜館一條手帕，我在街上引吭高歌，我向一位交誼泛泛的人接吻，我躺在地板上不肯起來，以後的事便無論如何想不起了。

我伸出二隻手，把將要落在地上的被拉上來，隨眼看見屋裡零亂的樣子，我笑自己竟然落到一個陌生的地方來。

四周很靜，沒一點氣息。我在這結結實實常素亂，想一想，我願意把自己列入那一種心情。有時我悲哀要死，有時却快樂得想活一萬年，有時却又不計得失，無一天不在矛盾中生長。我承認自己是一個醉漢，醉酒，醉人，醉世俗，然而我反對別人來批評我，相反我是太聰明的人，這樣說有人說是傲慢，或許吧？（我也明白太聰明的人便不能生活，如此說是指麵包而言，我的食糧尚少，不妨因此而固執一點。）

我有世人的一份懶氣，但這懶氣是我混世的伎倆，絕不會把自己賣在裏面，有些朋友竟對我擔心，見我跟許多女人處在一起不想分開，便以為我有太多的春天，換了醉心我的人便說我分不開友誼與愛戀，有時我想辯白，他們便堵住我的嘴，說：這跟喝醉了酒不認醉的情形一樣。這樣說便錯了，我對於自己的放縱，確實時時在打算着份量，我是很會把握自己的人，我雖散漫，但有份嚴肅，無論對於什麼，我都是這樣，別人所以不能了解我，我亦會想：原因是在於我對於去或，有時我沉默，可別相信我就是具有這樣個

性的。因為，我已經學會了如何解釋的話，我可以告訴他，別受騙。但我如何表現，我有自己宗教，我反對仁慈，祇要有這份心情的話，我是一點不後悔的向世間送着不少的玩笑。我看，我醉了，醉於酒，醉於人，醉於世俗。

因為自己在散漫中存着一份嚴肅，我乃反對不檢點的人。有位女友，她的生活儉約，她這道並沒有什麼用意，這道生活對她並無什麼作用。我持着她對人生的大眼，相反我痛恨這位女友的生活散漫。沒有理由。這道對我的話是極其明白，這道是心中固守的經驗這種人生，我則說：多方面的經驗固然應該。然而在她，體驗有什麼用呢？祇不過在時時地這道之後，向別人像白頭少女之類的大數說一些過去的事。同時她不是太懶於人，有時她在繁雜中也想到平靜，想到悲哀，想到後悔，我想，這樣這道支付快樂的人，生命是得不到永恆的。

我又曾勸她能夠多想到自己，我說，懂得自己是於最不朽的，可是這種工作是艱難的，做起來是缺少色彩的，直到這道，才知它的好處。我又勸她自私自一點，在行動的表現上，不必多做慈善事業，替自己的生命打算一下，能收到永恆，能收到不朽，她這道這道，但是這道固執，沒有依從的固執，我相信她這道會很快死去的，精神，肉體，無論什麼。

為了這樣的想法，曾和一位表現論者爭執起來，不過這種辯論是枝節的，我倆同承認人類必須再出發那樣才會收到真的世界，不朽的世界，每個人都走耶穌，每個人都走釋迦牟尼，各人不做英雄去解救別人而是為人來解救自己，處理自己，如此，世間乃得到秩序，得到真實，沒有犧牲，沒有得不償失，如此人類才會不朽。

這是我醉於酒的一夜。

「古黃河」內容還好，請您告訴別人！

「古黃河」尚有缺點，請您告訴我們！

自 私

狂 夢

讀開報章雜誌，想看看文藝作品做一時的安慰，但總是失望的時候居多，使人奇怪的是，爲什麼有那麼多無聊的人爲了錢錢，便絞盡心血，作些無聊的東西，使讀者廢了許多寶貴時光去讀。

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上，我說道：「人們爲了自私而生活着。」當我從一個「好友」那裏歸來的時候，這更充分相信了這句話。那位「好友」，他把我當做好友，而在這友誼的實質裏，我却發見了虛偽和懷疑，兩種顏色和小氣的動作上，我已看出他的不可掩飾的虛偽，而他還是一個（爲了稿費權勢力的）文學青年。人類，有時要變做戲劇裏的主人公，有時竟要做可笑的小丑。一個致力文學的人，用冷靜的榜樣態度去看人類在扮演悲喜劇。聰明的作者，由別人的一舉一動，一句話裏，都能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把它描繪出來。一個文藝作者的理想常是複雜細密，但是尤其可憐的，如果像這種人也認不清自身的靈魂，那該是如何的可卑自私，永遠與金錢相連繫，其要爲了錢，一個人就會變成自私，多慮，狡猾。

那種表面誠實的朋友，口頭上是一合得濟一，「滿不在乎」，而實際上，心裏是怨恨，咒詛，仇視，鄙夷，甚至見面而還大哥老弟的稱呼。因了自身的經歷增多，對這類自私的朋友，也漸漸能應付了，但無形而我自己也變成了自私和無聊。我不得不承認，爲了別人都是自私的，我便也不得不以自私的態度去對待別人，這樣我還有什麼不認我自己了。人們，爲自己的利益去做事，或者美其名曰「服務」。想發財去投考大學的學生，口裏說是求學問，心中則又有另一種算計。

譬如那天，自己動了菜了一盤菜，三四個的朋友在酒桌旁坐着，錢財一茶好，他便懶發了瘋似地一氣吞了四五個饅頭，（據他說這是餓肚子了！）憑心說，我並不是懶惜幾個饅頭，但他那貪婪的眼光竟使我有些厭惡起來，或者他已多年沒吃過饅頭，而他竟說這饅頭中當吃饅頭。

錢財了什麼呢？我不願談着這事，可是談了它就不行，它能提高一個人的身份，使人立刻由貧窮變成豪富家，這天去了它，便立刻變成大賤不值。雖然人們多自私自利了！

松花江

詩師 義信

一年中，半年閉在堅冰裏，半年悠悠流動着的松花江的姿態，直像包在「謎」裏一般。

在北滿，春來較遲，直到四月末，東風始來送暖，這條長江也纔好容易從多久的冬眠裏醒來。然而，這並不像是在內地（日本地）所見的那種冰消融化的江水，乃是分解成幾百萬冰塊而流向海裏去的。有的如房屋那樣大，有的小似棹椅，各種形狀不同的冰塊，相擊相觸，或跳或沉，發出難以名狀的奇妙音響，恰像數萬怪獸在唸叫，可稱極盡凄絕的壯觀。

冰塊流過兩三天後，便歸還了自然的姿態而活潑平和地流着。於是，輪船航通，漁船也活躍起來。當汽笛聲由碼頭傳來日夜長鳴的餘韻時，人間朗朗居民的額面上便都顯現着活潑，所有滿洲人日本白人俄人等也都脫去厚重的外衣興奮地勞動起來。我就喜愛夏天的松花江沿岸光景頗與故鄉「薩南」相似，左邊的诗便是聽到汽笛聲而賦成的：

「休言北滿地荒涼，且喜溪山似故鄉！瑞氣祥雲籠欲舞，松花江上笛聲長。」

江上的輪船滿載旅客貨物往復在哈爾濱，佳木斯，富錦之間，船艙精美，食室完備，遠比乘坐火車旅行愉快而舒適，尤其航行在幾十里外的郊原青苔的春草中，更有說不出來的爽快感覺。秋天，又添上兩岸紅葉，到處蘆花的景緻，襯着過雁鳴於秋天晴空的高聲，使船客的心情越發地感動了。

到了初夏，松花江上更舉行「豐漁祈願祭」，俗稱爲「河祭」。今年的祭會是於六月二十五日舉行的，我曾被「三江」省長盧元善氏邀請到場觀光會況確很熱鬧。在江裏小島上用蘆葦建成祭祀龍王的廟堂，安置牌位，上寫「供奉龍王之神位」字樣。前面設置祭壇，擺好供物，周圍遍插各色旗幟，僧侶五人穿着袈裟，在神前合掌齊誦經，其間更配以熱鬧的滿洲式鼓樂。誦完經後便由導師燒香，繼而祭主，來賓，水產組合員，漁師代表等依次燒香。儀式也異常莊嚴隆重。祭典禮成，便由數十漁師撒下漁網，開始試漁，一會兒拉網上來，網裏竟有鯉，鯽，當魚白魚等是有數百尾活跳着的鮮魚，大有四尺小均由八寸到一尺，立刻就拋棄魚枯滴，在

江上開賽，表現體裁龍王的神德，祈盼江水無恙，好得不年漁業豐收的意思。據在本年度在佳木斯附近所獲松花江的川魚總價格約達百七十七萬二千圓，其中以鮭魚就占有四十萬九千圓，可見松花江水產確屬「三江」省一筆重要收入。

松花江的水下面三四公尺處就捲着激動的漩渦，如果跌擊其中或投身水內，即刻就被捲入急渦裏不用再想二次浮出水面。關於此點，頗有二三悲話在傳說着。

「某日本人，渡滿七年，他的髮妻聽說他在富錦墮下了網，便這往內地來訪，誰知這個男人正痴愛着當地一個妙齡女子，竟置髮妻不顧，便這女人於悲嘆中以淚洗面。她本是月琴好手，在內地時她的丈夫就最愛聽她彈月琴，於是她就含悲抱怨每夜在負心人的戶外彈月琴，希望他會聽起他的關心轉意，可是這個男人終於不理地棄了舊人，她傷心已極，如此若過一個月後，她終於在一滿月之夜，奏完了最後的一曲而投江，她的身體當然是沒有二次浮上江面，祇見到那面月琴，浴在蒼白的月光下在江波裏流動着。因此，住民傳說：是後，時常聽有凄愴幽咽的月琴聲從水中吐出來似的。」

「六七年前傳說在松花江沿岸上方的森林裏住着女神，當地人們便都稱她為松花江主，並且風傳誰要見到了這位女神，兩三天後就病死了，因此誰也不敢走近這森林。不料有一位漁師在夏天某夕，漁罷歸歸的富兒，他竟看到了女神的風姿：垂着黃金髮，全身白得透明，玉體放光，佇立在江邊凝視着夕陽晚照，姿態實在莊嚴幽美。

於是這話便廣傳開來，竟使警吏們注意了：因為那時正傳說有位受斯丹林清敵運動所波及而被刑殺的某將軍，他的私人祕書是一個美貌女史爲了避禍而渡過西伯利亞來到滿洲的事。警吏們懷疑這位女神的來路不明，便在一个夜晚裏，全體出動三面包圍那森林。

誰知這位不辯女神女史的怪女人，竟靜悄悄從容地出現在松花江畔，浴着月光，仰視西方的天空受此容光所照，誰也沒敢馬上近前冒犯。停了一會兒，纔有一個人大搖大擺地走上前去，不料沒等搭話這位怪女竟袖出手槍很準確地把他打倒，然後怪女就「撲通」地跳入江裏。當時雖有兩三個擅長游泳的脫衣奮江去撈，結果毫無所獲，直到現在，不，再經百年，也怕看不到怪女的屍身浮上來。也

許其如所傳：他做了「花江主」。

當我任過陸軍軍醫學校長後，二十九年的軍人生活總告完了。爲了想過悠然自適的生活，便向當局辭職。尤就前年開設的佳木斯醫科大學的初任學長，結果被算作國貨以償地於去歲萬里中來到北滿第一線。每日與繁雜的開拓的熱衷而純真的青年學子們共起居，觀察如冰子，盡心教育，實覺愉快，竟忘老之將至。

而今更有一個能慰我這老蒼生之心的，便是在花江。想到這在冬天，默默地閉起雙眼數百里的「神祕之屋」，在上遊可以自由地在馬車馬車工人等通過着。到了夏天，她能容納大小幾萬隻舟艇航行着，更把藍綠的魚類供給給人。這等偉大之姿，令人不勝欽敬！

尤其，我是喜在夏夜，利用月明，看小舟於江心，漂浮在那長江的懷抱中，心靜如水，悠然物外，真覺樂不思返哩！

一單國雜譯

十一原文載日本著名文化月刊「文藝春秋」第二十一卷第二號（本年二月號）之隨筆欄內。

托鉢僧

馬群

夕陽光照裏，

披着領袈裟！

移動遲緩的步子，

無力地敲着木魚。

× 呆木的神情，

半閉的眼睛，

向人們要求布施：

「阿彌陀佛！」

這年頭太兇惡！

人們已無心爲善：

「再走一家吧！」

只聽得到這禱說。

× 飄泊的身世，

不安定的生活，

茫茫的前程，

誰說出家人快樂？

走

事在當時，並不感覺怎樣，過去了，尤其是過去了很久，你若回想一下，深思一番，嘿，哪還有應呢。

我記得，在人們笑說：「噯，這孩子一幌都會走了三的以後，我是一時一刻也不願在屋裏，更不願聽奶媽的懷抱，幾乎整天在院裏，在街上，看見人們工作，看見車馬的來往，心裏高興極了，喜歡極了，就是可恨奶媽，她老是表示着反對，不痛快，甚且有時賭氣地拉着我走。」

不惟門前總有幾部車子，在灑着，家裏也有車子，在常備着，可是，當我開始踏進校門的那一天起，直到中學畢業，除了兩學以外，家與學校的往返，向來是走，所以，就養成了「一個車夫，得罪了很多人，尤其是隨行的老李，他算把我恨透了。」

我最怕陰天，偏偏又下起雨來，更恰巧我父親老早坐着家裏的車子走了，沒法子：「老李，叫一輛車子」也不知他叫了沒叫，跟有句說：「沒有一

：到頭：

我當然不相信，跑到門口一看，祇有一輛，問他：「拉不拉？」他：「拉！」「多少錢？」他：「抖兩文：「您給一塊錢吧！」我知道他這是故意欺我，但，格不住我有腿。

這可以說是一個最關重要的時期，爲着我的前途，懷着絕大的期望，天天在南來北往，東跑西顛，雖說這樣，絲毫不感到疲勞，而且格外興奮，惟是出於年輕流不擇路，若非「一失足成千古恨」的提示與「懸崖勒馬」，我呀，早就陷入萬丈深潭了！

光陰渡得是這樣快！直如一轉之間，再也聽不到「噯，這孩子一幌都會走了」，也看不到我家門前的哪幾部車子，更絕不會再有……因爲現在我已經結婚十年了，在這十年之中，由於環境的變遷和生活的更易，我幾處到處走而不回再「走了」，可是「活人」又怎能够呢？

走能走定這墳墓嗎？



燈火

(散文詩)

在老早以前一個黯黑的秋
夜裏，我坐着小舟在陰鬱的
伯利亞的河邊航行着。
眼前一盞燈火在河流的灣
曲處黑漆的山麓閃爍着。

那鮮明的有力的燈火，我期待着它。

啊！感謝主！——我欣喜地說：——今宵的宿泊

近了。舟子也探過頭來看視，可是他依舊無感情地
搖着橈。

「還遠着呢！」他說。

這燈火不知衝破幾層黑暗，依舊像剛纔那樣，
而如舟子所說的一樣遙遠呢！

這燈火衝破黑暗和我們漸近着，輝煌地閃爍着
更像懷着希望之心情，而對人們作着親密的椰榆。

——再搖幾橈就到吧！然而它却在遠處。

以後過了許久，我們仍在漆黑的河面上航行着

山谷間的岩石在眼邊起浮着，使我感到路程無限的
意識消逝在那裏——然而它也和燈火一樣是在遙遠
的地方。

未行譯

至今那被雪山遮掩下的漆黑小河流使我記憶着
而那次燈火把極底入之恐怕也不祇我一個人吧！
人生無異那兩岸之間的河流上的航行旅客
奔向遠處的燈火——雖然燈火離着遙遠，而却不能
不搖橈前進。

還掛着——這燈火搖着前進，因為在前方有着燈
火。

(一九〇〇年五月四日，舊俄柯勒林克原作。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日譯)

作家警語

「我要寫，我不要也犯了一
般有志於文學的青年所多犯的過大的錯誤。想
起了這事，我便感到不很深意。在青年的時代
在談着對於文學的熱烈的志望。燃着對文壇的
野心的青年，只是等待着，却總不能出世。世上
那會比這再無聊的事？我想我拍不要也是這
些青年中的一個。……寫了一個天才的當選，
就有許多無名藝術家做了他脚下的埋草。其實
無名藝術家在對於藝術的向上心和良心上，決
無劣於天才之士的道理。……」
——菊池寬：「無名作家的日記」

不要再唱戀歌

——寫給頹廢的詩人——

現在不是唱戀歌的時候，

請你把頭腦清醒，

請你睜開昏迷的眼睛！

現在是什麼時代？

現在是什麼環境？

太平洋的波濤洶湧！

大西洋的波濤洶湧！

亞、歐、非、澳、各大洲，

都在戰雲籠罩中，

都在戰火燃燒中。

人與人的血肉飛濺，

人與人拚鬥，

人與人鬥爭！

槍聲兒不停，

砲聲兒不停，

一輛一輛的坦克車，

向前衝鋒！

成羣的飛機，

載着重磅的大炸彈，

投向人羣！

偉大的建築物毀滅，

莊嚴的軍艦沉入水中！

死的死了，

傷的傷了，

多少大浮屍海洋，

多少大斷肢折臂，

多少人飽受創痛！

多少人無家可歸，

多少人流離失所作了哀鴻！

悲哀呀，悲哀！

慘痛呀，慘痛！

你難道一點也不知？

你難道真是糊塗虫？

請不要再唱戀歌吧！

你那戀歌已没人去聽！

浪漫，頹廢，落伍的詩人，

大連地猛省！猛省！

楊冠楠



路 砂

當我又戴上我的寬邊的草帽，我彷彿又行走在沙漠上，行走在沙漠的陰雨大。

路，細細的砂，搖動的草帽！颯颯的風鈴又在簾角響起了。一隻交媾的燕子在無邊的風雨里，啾一聲大漠的歸路向浩瀚的海邊飛。

海邊的曠野上仍有潮濕的砂，燕子將那乾燥的砂沖淨在金色的貝殼中嗎！拾貝的少女不會認識它的，折翅的燕子又將它投入大海中，湧浪的浪濤里乃泛起小小的漣漪。

那小小的漣漪，便是我的記憶。

我把我的記憶繫回了萎綠的綠草，我的家在風沙的北方，秋天里，林間的白楊簌簌抖着高貴的藍烟……蕭蕭，蕭蕭，黃葉下。

童年時我愛折取一支支蘆笛，愛積起蕭蕭的白雪，冬天，我仍有蘆笛在雪野上吹，我記起一個麻

夏 穆 天

面的女孩子，竟倒在右欄杆的旁邊，她的身邊躺伏着一隻小小的黑色的貓，那貓咪咪的叫喚，叫喚下她掉落的淚淚。

從此我對黑貓乃有了無言的憎恨，無言地憎恨所有的黑色了，而今天我却穿着黑色的夜服，行走在茫茫的黑夜里。

這遠的水夜呀，水無休止……

那十二月的海灘，我喚着一個個白帆來，又送一個個白帆離去。曾記在一個古岸上，撥平棹積的沉灰，遠道方有淺綠野祭的哀樹，遠望向藍色的海面，海面飄盪着一葉扁舟，白帆下有一個紅衣的女郎，擎着箭，射向火紅的晚霞……

我乃又喜戀了那樣的顏色，火紅的榴花，淺紅的櫻，紅的鉛筆，紅封面的筆記本，紅的少女的口紅，紅的火燭，我自己紅的心。

榴花被一夜風雨片片摧落，嫩花的刺戳傷了我的掌心，那個白頭髮的老教師撕碎了我滿堂清鳥龜

的紅封面的筆記本，和伙伴們玩土遺落了紅的鉛筆，爲了偷懶姐口紅被父親鞭打了一頓，伸出枯瘦的手腕現在還有着被火灼熱的傷痕。

我的紅的心呢？今天滿蒙着陰雲的鬍子，我是一個夜行者，我所有的，只是灰色，黑色，黑色，灰色……

童年時我是最淘氣的孩子，母親的影子在十幾年的烟雲中早已模糊了。常常，在舊居的茅簷下，我還尋出一把古扇上的記憶，古扇的淚痕和片片的落英……

紅豆寄相思，我常夢想一個古裝的公主倚着思春的青簾，我會走在那砂路上，偶爾看見她向我默默微笑……也曾想起冷落的花園，一個嬌小的婢女喚回我，送來小姐的贈金，而我不收，在水池畔我靜望魚兒戲水。

我也常想起着金色的沙漠，我會吹奏着悲那的簫管，攜着一隻行囊，行囊里裝着支遠宮的靈角，於是，我拾起沙漠的金粒，沿着一條不知名的小溪溪邊無聲草，驕縱的臨韻的步子伴我眠息……

我會把這金色的故鄉告之自愛的老父，他無言，借默默地對我秀黑的美髮，長髮下滾滾下他的清淚

我疑爲雨。

舊居的殘角，舊居的風，對我父已模糊了，游蕩在游蕩的泥河里，在金黃的麥叢中我踏着田野的小徑，走遠了，檢拾了一顆顆路砂。

向天野，我又想起一個粗野的影子，在九月的青紗帳托起一片蔚藍的天，穿着綠軍服，儼然地，唱着歌子，我是一個小兵。多麼值得驕傲啊！一個小小的兵……

我學着放槍，看炮的火花耀明我的眼，我學着吹號，在我清晨的古老的牆垣上，從東邊吹到西邊，看見家這頭縷縷炊烟……

在一個古廟里，十幾個人擁在一團稻草上，結泊泊的河水夾着遠古的琴曲，有幾個女同志也和我們睡在一堆，她誰放在中間呢，班長說，「小傢伙你來吧！」

靠近我的那女人黑而粗健，她的腳有一種難聞的臭味，半夜里寒冷的縮瑟使我凍醒，燃起昏黃的河油燈，我的軍毯完全裹在她身上，我打了她一拳她却打破了我的鼻子。

這是我第一次和女人在一塊睡覺，第二天我到高麗崗中去大便，穿褲帶時發覺的髮子，却正發覺那

個打破我鼻子的姑娘也在那里，我嚇得跑回來，她
腳拉住了我，椰榆地笑着：

「怕什麼？小傢伙，蹲下來拉吧！」

多麼單純而樸實的生活，向遼漠的天野，我懷
念着，尤其懷念那打破我鼻子的那個女同志，是她
第一次告訴我女人和男人的關係。想我不久又流浪
在大漠中，疲倦的跋涉只使我喘息，一夜夜，風砂
埋了我，探手行囊，並沒有那支遠古的靈丹……
現在，我是一個抱鬱的孤獨的人，有寂寞的心
情，叮叮地，是雨水打着一虹「十七」的本錢板
帶着中酒的疲乏，夜已深了，我到那裏去呢？
那沙漠對我仍然是淡念的，爵士樂在異國樂師
的絃上又響起了，跳幾支醉人的拍子吧，當漫漫的
永夜，永無休止……

叫一杯剉冰清涼一下，那個美麗的女侍不會去
九月的青紗帳，我默默地望着窗外的微花抽一支煙
纏繞里我最熟悉的友人……

我又拾起一粒路砂，在殘喘地呻吟的路砂呀！
古老的河在淒咽着，古老的城在沉睡着，南方的太
平原上沒有風，你是不會再動了。
當我又脫下我的寬邊的草帽，我仍彷彿坐在沙
漠上，坐在沙漠的陰雨天。

寂寞的邊緣

我又來了
來到寂寞的邊緣
木已成灰
不是火能點燃的

我徘徊……
徘徊於寂寞的邊緣
回首我看見冷酷的
前指是一片清涼的……

渺小於冷酷的笑
渺小於清涼的海
我徘徊……
徘徊於寂寞的邊緣

田
賦

憂鬱的借行

：田野：

夜是一切的母親，孕懷着一切，孕懷的一切的憂鬱。

我常喜獨自走在黑夜里。逃避着街燈，街燈的光亮，光亮於我是一種殘酷的虐待。我有如一個色盲患者，否認一切的光和色。我需要暗黑，是的暗黑。在暗黑里，我狂歌，我哭泣，昏迷於蕪亂的刺枝上，黑夜，它會撫拍我，如一個慈祥的母親。如一個賣唱的盲人，走在凄冷的深巷里，走在風沙的古道上，用自己清淅的足音擊着石板，響起幽怨的弦子，唱着幽怨的歌。

我的歌，是為我而唱的，一陣夜風，把我的歌聲送上雲端，雲端里的寒星也許愛聽。

枯樹卸着落葉，流水帶着它呢喃。道嗚咽於我是慰藉。我為撥一只弦，在枯樹下：唱一只歌，在流水旁。

在這里，就只嗚咽。夜風吹過去，連石頭也哭泣了。秋虫顫抖着歌喉，在石縫里歌唱。顫抖着聲音，我說：

——小虫虫，親愛的好朋友。在這時候連石頭

也哭泣了。你還歌唱着什麼？

——哦，提起你黑色的手杖吧，朋友，唱歌與哭泣有什麼兩樣呢？

於是我乃提着黑色的手杖，在茫茫的黑夜里，茫茫的行走，聽夜風斷續的嗚咽，聽石頭斷續的哭泣，聽秋虫斷續的歌唱。

於是，我狂歌，我哭泣，在夜風里，我得到慰藉，在夜風里，我得到慰藉。

我唱着，用斷續的歌喉：

——黑夜是憂鬱者的樂園啊，

賜予憂鬱者以憂鬱的慰藉。……

歌聲未已，我彷彿聽見借行的足音，才了於身後，在我歌唱的每一個音節舉起借音。憂鬱者的樂園是自私的，迎着夜風，我問：

是誰？

在夜里，我看見她憂鬱的暗藍的眼睛，如天幕上閃爍的星星。

——單聽你的眼睛，你已很可以來這樂園散步了。

——是的，我，倒於樂園外，在園子裏散着憂鬱的歌聲，憂鬱於我是悲劇，勝於喧鬧的笑語。聽着喧鬧的笑語，我哭泣，我流淚，我的淚是暖的，笑却是冷蕭的。我含淚看那喧鬧的舞車，那比迎親的花轎更美麗；我含淚看那舞場的爵士樂，那彷彿比送喪的樂隊更哀怨，那笑得最傷心的人却作着哭的姿態。奇怪，我奇怪這這外的人們的哭與笑。

夜風更哀，更怨，更溫暖的淚在夜風里化成冰——親愛的朋友，這世界連石頭都哭泣了，還有什麼可笑的，而笑和哭也是一樣。可是，我不奇怪，你來到這世界，離開母親的懷，第一個姿態，你乃是哭。我們也嚐試學笑，笑得比哭更難堪。進來吧，親愛的朋友，在這樂園是只有哭泣，沒有笑。而哭泣是快樂的，在夜風里，我們偕行，踏著憂鬱的足音。

——黑夜是憂鬱者的樂園啊，
——賜予憂鬱者以憂鬱的慰藉。
夜，是一切之母親，孕懷着一切，孕懷着一切
的愛情。……

布穀之歌

從那和煦的春天，
聽得布穀鳥底歌聲，
在樹枝上，在密葉間，
恬靜啊，恬靜啊，
像似縹緲着一個破舊的夢。
久遠了，它又從天邊飛來，
正當這柳條纒黃的時候。
它唱着歌告訴我說：
闊別了幾度春秋，
跋涉了地角天涯，
回到後塘底樹上，
看，我的頭已經蒼白了，
是一個破舊的夢——
也是一闕悲涼的歌。

——家聲——

致離婚妻一封信

紀 登

「誰？自從分別以後，感到異常的寂寞，知到你已經另有新的伴侶了。我親愛的慧慧：你就這樣拋棄我，曾經愛過的慧慧？你對我毫無微不至，但竟因為一些小的誤會而離婚麼？「離婚」，是多麼使人傷心的字眼，我非當懷恨！這已是無法挽回的吧？」

有人說：「戀愛而結婚的人，是有相當的雙方了解的！」慧，我希望你用大賦的聰明冷靜的頭腦，用智慧的眼光，在夜深人靜時，去仔細的想一想，此次意外之變究竟是誰？只因這兩句話說得過猛。可是慧你總能聽我的吧？你難道不知我的性情嗎？你愛而無情，經不起幾句的攻擊話：「我已有了比你更可愛的人了」，這是不是你說的？慧：你要允許我，這是為了慧慧的愛情，而泛泛而論的波瀾，是一時感性的衝動。賢妻良母的慧：誰知道你是隨着玩兒的罷？這也許是命運的惡作劇，暗中逼迫着我們，在你我的面前現出一條驚濤的海，而被隔離了。真令人感到孤獨。昔日的歡情到那裏去了！我掉下了最末的一滴淚，願買歡在你的面前，晶瑩的淚珠，你也會一併的流出來吧！我知道你的心不會殘忍的，尤其是對於你所愛的人，永遠不會睜過一次眼。現在却不能再見你了！

聽說你和×君結婚，我很歡喜，祝你們永遠的相親相愛，更希望你不要像我因為幾句話便起了誤會而至分離受着痛苦的生活。

每到青昏人靜時，慧：便會想起了你：蒼白的面龐，即帶有晶瑩的淚珠，冷冰冰的枕上，不知不覺的已濕透了。誰來安慰我？「你！不要過於悲傷，你的慧慧你不知道灑了多少的淚了。你！你疼愛我不？是的！我知道你疼愛我，我勸你不要因一些小事而憂鬱，親愛的你！世間沒有悲杳事」。慧！這樣悲問的話到那裏去了？

「夫懸」！「離婚」！是給予我一頓深刻的教訓，不僅可悲，更是給我幸運中的奇異禮物。我悟然了，我不想你。慧！誰叫我太窮呢？不會賺錢供給你作時代化的裝束。慧！這次意外的變遷，更增進我對愛情

的注意，去關心這事，領略到女性最優美的行為。我笑了，這更可以增長我對愛情的新認識，使時更深刻的了解異性間曾有這些危險的歧途。上了我們分手時，各行其所欲。我知道你最近的親愛的×君，的確是比我好，論容貌，他倒是翩翩美少年，他更會時常跑在你的面前獻着殷勤，熱烈地纏着妳。所以我，不生氣，更喜歡多有幾個像×君那樣人來愛戀着妳！可是我倆分離了！我就有挺起身來，為環視密門！

慧！中秋節到了，皎潔的月兒高掛在中天，照着綠樹。中茅屋裏的我，不知怎的臉上是亮光光的，是淚光麼？唉，一月圓人缺！——感到異常淒涼！我不敢賞月了，怕引起不可抑制的淚泉！

由此我不嘆歡，我知道背而就是悲哀，更怕愉快，它會轉到煩惱。也不敢再以真誠獻給人世，虛偽的影子會隱藏在背面，熱熱即能演出險詐的事實。慧！我尤其怕歡笑，它會纏繞着別離。於是，我兩別離了，永久的別離了！難道這就是我兩最後的結局嗎？我祇有抑制了悲哀，來祝願你和×君的相愛到底！

唉！今夜茫然了，只有冷月照着憔悴的臉，往日的溫柔一起湧上心頭！——忘記了吧！是一個秋夜你曾告訴我說，以名利食色為重的虛榮婦女，你還以為感情是要忠於一人，不能有第三者參加。慧！我問你：若不是第三者？你的愛情現在不忠於一人工。我自恨為什麼不會用狡猾的手段來吸取金錢供給給你虛榮的糜費。我史恨蒼天，為什麼不賜給我一件英俊漂亮的容貌！

現在，我夫掉靈魂了，是失掉愛人的人，更是世界上一個遺憾者也是世間的可憐蟲，淚泉都乾涸乾夜間再也睡不着了，哦，又失眠了！你難道看着曾經愛過的我，正為情死嗎？

慧！當我們別離的第二天，接到前一封索取離婚書的信，我的心抖了，青衫濕透了。殘忍呵！充滿着門樓爛火花的前途，為你虛擲了，怕再不能充分振起精神，重新奮鬥了！

慧！現在你已不是屬於我的了，希望你努力在愛情的軌道上跑，聽我你最安樂的愛窠，前途充滿快樂與幸福！失意的我，却要過那海角天涯的流浪生活了！誰料到這快樂極端反成了悲哀呢？

慧！分別吧！離合，悲歡，世之常情！有何留戀？不作女兒樣了，分手！各奔前程！慧！再會！

永遠愛妳的修痛啟



謠言的來源

你知道謠言的來源嗎？在這裏讓我告訴你一個故事。

從前，在某處有一個老漁夫。這個漁夫是住在某處的一個小村上，這個小村子距離城裏要有四五十里路遠，漁夫每天從村旁的湖中打來了魚，在清晨的時候挑到城裏去賣，賣完了再趕回家裏來。

這村子當然是一個很僻靜的小地方，沒有什麼消息可以傳達到這兒，如果有，那也只有老漁夫一個人帶回來的了。

於是，這老漁夫便成了全村新聞的總匯，他每次過了中午，從城裏回到了家裏，門傍，院內，以及他的那一所小屋裏，便會擁擠擠滿了閒人們，這些人都是來聽漁夫報告城內新聞的。

「今天——」
老漁夫於是便慢吞吞地講了起來，那些人都靜靜地聽着。

其實，老漁夫也並沒有什麼可講的，他不過是

希何

每天隨便製造了一點無聊的故事，來打發這一幫閒人，但是這些人還是每天要來聽，雖然他們也當會在這時候便打起鼾來。

某一天。

老漁夫走在路上想：「今天應該編造一個新奇一點兒的，來哄騙哄騙這些小懶子們。」

走到家裏，閒人們又開始圍攔上來，於是老漁夫便吸了一口旱烟，開始報告城內的新消息。

「今天——」老漁夫說：

「城裏來了一條大魚，嘩！是一條很大很大的大魚——」

「這條魚還活嗎？」

「一個人這樣擰問他。」

「當然是活的，嘿！大的很——」

老漁夫一壁說着，一壁還比劃着，聽的人都入了神，睜着一對對的大眼。

「這條魚的腦袋，我們家後的那座小山，身子滾過邊的那道大堤。」

「嘿，牠吃人嗎？」

又一個大發着驚奇的疑問，漁夫摸了摸一下嘴，唇繼續的說：

「不吃人，許多小孩子都爬到牠的鼻尖上去做遊戲，好玩極了，我一輩子也不會見到這樣大的大魚——」

老漁夫正想說下去，忽然他發現聽的人逐漸地少起來，他覺得很奇怪。

許多人都爭着向外跑，他也跟着跑到門外，然而門外的人又都爭着向村外跑，通向城去的大道上擁滿了行人。

「這是什麼原因呢？」

老漁夫總想不開這個迷團，於是他一把抓住了路上一個行色匆匆的人。

「喂！你們究竟是到那裏去？」

「你不知道嗎？城裏來了一條大魚——」
那個人來不及回答完他的話，便掙脫身子跑開了。

「看大魚去啊！到城裏去看大魚啊！」

全村的人都被這事沸騰了起來，男的，女的，大人，小孩，都高聲喧嚷着，爭着向城裏的路上跑去。

「這道城裏真起來了一條大魚嗎？」

老漁夫也被這突然的事情迷惑住了，他想：

「我平生就沒見過像小山那樣大的魚，這到是個難得的機遇。」

「看大魚去啊——」

老漁夫便也跟着喧嚷的人羣，向城內的大道上跑去。

文化瑣聞

◆武德報社發行的「萬人文庫」因紙張節約等故，自二月份起，由旬刊改為月刊，並增價為兩角，因而自去年五月創刊的「每月文庫」祇得於三月份起與「中國文藝」合併，但該刊編者仍聲明「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並計劃出版季刊與叢書。希望這不是空頭支票！

◆燕京近將產生「北大文學」期刊，林格編。

◆南京的「野草」欄後，擬改名為「文藝」的「作家」也告停刊。於是和平區域內祇剩有偏重文藝的「上海藝術月刊」和故都的「藝術與生活」等，純文藝惟有「中國文藝」和誕生兩月的「古黃河」，如此文壇，可稱荒寂。(雲)

短篇創作

泥途

荒砂

十月，傍晚的村莊後，泥濘着稻草和牛糞的氣息。

從茅屋底夾裏跑出一個年輕的孩子來，她底短髮隨了她底張望的頭底顫動而鬆散地拋動幾下，她開始跑上一個較高的土坡，站在一顆古老的榆樹底突出的根上，靜默地站著，那邊，遠處村莊樹梢的天空正在燃燒一簇鮮明的火絳紅色，銀紅，奇異的顏色。稻子已經收割了，田地坦平地裸露着到寬廣的帶泥帶着短短的淡黃色的稻根，彷彿新剃過的頭顯一種有些羞澀。乾燥的田廬脈絡似地散佈着，那些沒有人走的小細短毛茸茸地長滿了茅草，浸在透明的金色的微光裏。村莊底蔭影長長地伸向前去，好像想捕捉什麼，但它底伸得遠，那輪廓也愈漸漸模糊而融和在明與暗的諧和裏了。

左面雜生着羊齒和蕪草的河岸中流，那大而圓的水車的回形齒輪靜止在整段而未經河皮的柳樹幹的支架下。河才裏，大槓在爬着什麼草船，看過去有窩子在舞動，一個顏色幾乎有些醜陋的椰人底肩頭在草和紫紅的扁豆花裏移過去。

「那兒去了呢？真像是有怪怪。」女孩子一隻手留在粗糙的樹身上，深沉而疑慮地轉動她底眸子輕輕地叫：「二哥！」

只有寂靜浮沉着，討厭的看莊狗靜靜地喘了幾聲。

「二哥！」她大聲地叫。於是她跳下了那土坡，沿着田地跑；在土地剛不遠的稻草堆旁，她停下了，在喘息中低低地埋怨着：「你總是這樣，人家叫你也不答應一下！二哥，你看，你天天這樣子，真叫人發愁。假如大哥活着的時候……」

作二哥的青年人有些蒼白，坐在草堆旁，那草堆上，讓他裝上那本紅色封面的書翻在地上，沒有回答。

只用手把放在細上的亂髮絞地推回後面去。

妹也拉下一堆稻草來，坐倒在上面，將一封藍色的信封遞給他，嘆了一口氣，隨手拉起幾根稻草，纏繞在指頭上，她執着青年人的藍色，小心地舉起眉來：「誰了是青麼？她現在怎樣呢？……」

那個寫着「鄭鋒」的藍色信封睡在地上，鄭鋒沒有回答，寂寂而輕蔑地微笑，撕裂了那唯一的一封信，揉成一團，預備拋開去，但仍留在手裏。他用手指用力地壓了壓自己底頭腦，然後站起來走開去了。

兩個多月來，鄭鋒底性格上有了極不平常的變化。當他火把他們驅逐到這個山水的角落裏來的時候，那還是八月中旬。芬香的夏夜裏，青草，濕潤的泥土，清香的肥料，氣息從空中，村莊，輝煌在青灰色朦朧的月光裏，這十四五歲的孩子常常在露溼的夜晚到離村子半里路的河岸車輪上找尋他底哥哥。一夜，妹妹照例跨出了門限，以茶園的柴圍邊摸索地走到河邊，沒有月光，樹，河都佇立在毛茸茸的沉黑中。小河裏閃着大粒的星光。她跑到河岸上準備盥洗的地方，但那地方是空蕩的。她開始害怕起來。這時，遠處田間的墓地上倏地開起了一朵綠色的火花，兩朵，三朵，成了一團簇，滾動着，彷彿像誰拿在手裏的燈籠。那綠色的火團忽高忽低地向前搖擺過來。孩子失去了知覺地幾乎麻木了，用尖銳的哭聲喊着。

從另一個墳地的小松林裏走回了神經大病的哥哥，緊緊地抱住了且哭且慄的妹妹，發誓以後在深夜裏決不再走到曠野裏去。那個晚上以後，鄭鋒與他不再在夜晚作那可慮的散步了。但他仍然蒼白着，眼比先前更擴大。是的，世界對他還留些什麼呢？一切好像只是跟隨着一個強烈的影像隱沒到看不見的深淵裏，急遽地潰散了。那曾經照耀在他心裏的柔弱的印像兩個月來好像冬天呵氣的玻璃一樣地迷糊起來。他頭顱努力從根柢掉進影子，讓它永遠退開去，但事實上，他不但不能這樣做，而且完全跌落在沉默的表皮下連續不斷的思緒裏了。他記得在那下演劇的那些日子，那是拭抹不掉的光輝的日子，奔忙，熱烈，充滿了火熾的友情。青年有着清朗的好嗓子，對於演劇幾乎是生來的天才，她可以抓動觀眾底心使他們從心底湧出悲憤和狂流一樣的情緒。坦白是她底特性。於是對她，鄭鋒把陽光完全拴在她身上了。當她未到各地以前，她對這原始生活開始顯露出無限的厭倦起來。

「我真不能想像，這要滅下去，田，地，樹，死氣沉沉的村莊，每天，每天，啊，真厭倦！」

這是在一座作為學校的寺廟裏，桌椅上積滿了灰，龐大的泥塑像從高高的座位上俯視下來。

「學校也是一天到晚在逃來逃去，」她訴苦似地補充着，「你看我們底大代數學了些什麼東西呢？」

「求學並不是絕對的，我猜你也许想去S地，是不是，青？」

青在樓梯的欄杆邊，用她底坦白的笑掩飾了不自然。

「你恐怕我會變成一個妖怪嗎？」笑聲好像玻璃珠從她底口腔裏壓榨出來，「假如你這樣想，我們都到S地去吧！在這兒，求學總歸是一個問題。假如S地，那麼中學畢業可以直接放大學，你說——」

「如果這樣，除了S地也沒有別的地方去。」

然而，不久，青終於到S地去了。而他，鄭鮮，他不願意放棄當前的環境去留連在那奢靡的地方，這兒的野火一般在翻騰的生活收去了他比戀情還重要的情緒。他相信有着堅固靈魂的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會動搖的，他相信那大膽而直率的青像相信他自己一樣。

但不費三年，他底理想破了，看起來，無論用金錢或用虛榮來說明青底友誼底改變總未免牽強，她不是這樣的人，重要的點當然是顯明地在於她底人生觀改變了，她了解了享樂的意義，正如她底信中所表現的氣氛。於是，他底精神底領域雖然解體了，信仰！什麼是信仰？一切都在死寂的廢墟上地震，倒塌了。他不再相信他以前所信的，不再相信妹妹家和友誼，加上了不久前的一個變動學校崩潰了！他完全被迷失在團體和活動的圈子外面，孤獨，是的，他底要逃出的正是這極死一般的孤獨。

「瘋狂——」妹妹站起來，憂鬱地恐懼。

黃昏的暗影愈來愈濃地聚集起來，右面遠處的村莊好像一方方的玻璃嵌在昏茫的土地上，發着鈍光。墳塋上慢慢地有人走來，孩子茫然地凝視着，忽然跳向前面去看，喊叫起來了。

一個高大的藍衣服的青年走上來，用他底愉悅而宏亮的喉嚨問：「住到這兒來了嗎？許多時看不見了。那孩子回答這問題却用了一次眼淚的迸發。」

低矮的泥壁上的草屋裏，灰色的陰影從一個洞形中窺伺着，昏黯的燭光在泥上的牆壁上盪漾着。這朋友底突然的來臨彷彿給鄭鋒底凍結的血液溶解了一些微光。他底內心裏驅離着極端的情感的激動，他底雙手緊緊地抓住了太陽穴，坐着，用肘部支在膝上。他渴望靜，靜在習慣的永恒的情感的死寂裏。

「我不會想到你會這樣地在自取自己。」俊平，那朋友，銳利地看前坐在床上的對方，看上去有些真備的嚴厲意味，於是他就搖了搖頭。

姊妹一蹙不蹙地倚在門框上，呆呆地注視着會伸縮的蠟燭火。

朋友也皺了眉，似乎浸淫在什麼回憶和沉思裏了。一切對他都是熟悉的，他熟悉青底影像，也記得那種糾白好動的風度，但這一切憑什麼資格能够支配另一個人底生命底動止呢？他仍然不屑地搖頭：

「虛榮捏成的泥人兒，我久已說過了。」

在鄭鋒，當然立刻便熟悉這道位硬型朋友底老調。這調子甚至在青底面前他也講過。他，俊平，在複雜的生命途中彷彿只爲了一個信念而生活着，不發聲地幹着，永不訴苦，他有着許多頑固的主觀見解，譬如對於青，對於女子，他總是提起嘴角輕蔑地笑笑：「虛榮捏成的泥人兒！」或者竟會吐出一口唾涎，恨恨地說：「呸！那些扭扭捏捏的兩人兒！」

有一次，他們正流動在一個鎮市公演話劇，他在後台，塗了一臉的油灰，在他化妝的時候，把嘴放在鄭鋒底耳朵裏說：「我看你正要走到泥心裏去了呢？恭喜你！但得好心地注意你底脚，別在爛泥裏栽個跟頭呀！」「別神經過敏了吧！不要聽了，成嗎？」

「哈哈，好，我等看你看你落湯雞！」說完，便被一條鐵鍊鎖到前台去了，鄭鋒在他後面又氣又好笑。春天，寒假終結的時候，俊平遇見了鄭鋒，沒有幾句話便問：「青怎麼不見了？」「到S地去了。」

「啊哈，這真妙極了，泥人兒是必須塗上些彩色的，你想！一個泥人兒缺少了口紅，脂粉和高跟鞋遊成什麼？離開了那種物質文明的都市什麼地方還有生命底意義呢？泥人兒塗上色彩好好兒保存着，否則一不小心便該會碰碎了，你想，被她們在這裏撞直是缺德呀！」

「平，你這種論調太偏重主觀了，我希望你底目光能再觀一點。這極目的機械批評是不應該的！」
蘇菲亞感着。

這一切現在似乎又回到這兩個朋友底心裏，尤其對蘇菲亞，這些談話的意味在那不安而騾動的意識中顯得特別的顯明。「你眞的預備爲了這一件事而自殺嗎？」

「誰要自殺？」拾起頭來，蘇菲亞似醉的臉忽然竟從亂髮中閃出惱怒的光。

「我也這樣想！人生總不至于這樣窄狹吧？看看這時代！老鄭！——你平用渾厚的聲音說。『你把這件無謂的事估計錯了，而且讓它在你心中占的地位太大了，它把你的眼光完全給欺騙了，你對于青的信仰不能來代表你底全部最高的生活信念的！』這人兒究竟是沉入兒，讓它們去罷！我想你總不會忘記以前我們那無愁的日子和工作吧？」

這兒，蘇菲亞胸中不自覺地激動了一下。

桌上的蠟燭油順着一個缺口流下來，使平用一塊蠟油補好了它，突然變換了一種歡快的調子：「蘇菲亞，我正要去辦一個好消息，老蘇最近回來了，知道嗎？」

「老蘇回來了？」蘇菲亞臉好像突然碰到了火藥似地燃燒起來，他猛地直起了腰問：「他現在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走了？」

他告訴他，老蘇有時暫時不能走，於是蘇菲亞那張興奮的臉色的說：「他這次走，我打算和他一塊兒走！」這消息如同一顆火星，雷雷猛力重新復燃了蘇菲亞心裏的死灰，他迷感又好像羨慕似地認真地注視蘇菲亞底紅透的臉，這比起他自己底近來的苦日的臉來，似乎勇敢而且驕傲得多了。

第二天，濃密的早晨，在村後才曉得上分手的時候，他平怕了出蘇菲亞底肩頭，用誠懇而低沉的調子說：「我們的走決不會出一個月的，在一個月以內，我們盼望會來！」

他轉身去，下了斜坡，走向乳白色的霧中，終於完全沒了蹤影。
然而平走後，這空虛的坡面似乎變得更加混亂了。這彷彿是在黑夜裏忽然爆發了一顆火花，當這火

他再也沒了，他變成了一張灰白的布幕，在窗棂後面，從窗洞口所透出來的光使得這小

小的屋子裏永遠在變着黃昏的時刻，鄭祥躺在他的堅硬的床上，寂寞好像堆集一般地壓到他底胸上，他感到需要空氣。

「看這這時代！老鄭！」

他手裏雖然走了，然而這句話却彷彿從那一次起便遺留在這房間裏，像子似地在他底麻木底腦筋上。他站起來，在窗前的凹凸不平的空閒牆前，他站在懸在窗裏的那張像片面前，於是記起那平底老訓。

「這是錯誤的！」他忽然激動地想。

他走到門邊去，意外的雨正落得很重，發着響亮的聲音，他站定着，長久長久地沉思着；他憶起那般的過去大哥利死，和平底消息，老孫，以及那個豪華的早晨，最後，他吃驚地揮住了那句響亮的話：「我們底走決不會是一個月的，在一個月以內，我們盼望你來！」

「是的，這下去他們不會再等我了……」鄭祥低低地對自己說。

他緊緊地抓牢了那有些歪斜的門欄，好要把全身的力量壓在上面。

「還好容易在港東的新色下，濕漉漉地從玻璃裏爬了出來，小河裏的水漲起了，河岸路上的泥土帶着昨天踏得濕漉漉的衣面，滑膩，而且成爲稀糊膠狀。河口，被雨水浸成黑黑色的朽狹的獨木橋恰在地橫在兩岸上。鄭祥和他底妹妹在岸邊出現了，在昏朦的燈光下，他底臉顯得加倍的蒼白，他搖着褲管，敲了敲，小心地從橋上走了過去，他向站在岸那邊的孩子搖了搖手，兩個多月來第一次地向她微笑，示意讓她們回去，於是向前走了。

這滿是爛污泥的路沿着被水泡得爛的河岸和雜生的蕪草，伸向前去，愈來愈細，一直到像一條線消失在濃氣而浮冷的川地裏。在斜斜的雨紋裏，透過兀立在岸上的孩子底層層的淚光中，那個毫不回頭的影子漸漸縮小，變模糊，終於什麼都不再看見了，在孩子底面前，只伸展着一條泥濘的滑膩的無限長遠的狹路。

雨

風

風，像一個大掃帚似地，滿臉而無力地掃過了這無邊是表生着樹的土路上，這條土路是在兩條長街的中心，在夜市的鼓市的喧嘩里，以致這條土路的土是有時也有

一陣顫動。
 那兩條長街像兩隻手臂拉攏着，而把這土路截斷了的地方，像一枝手杖，細高而傾地矗立在那兒的，有一個小小的樓塔。有時候，風也像一隻破鞋，用黃帶的響聲呼喊着，從這樓塔旁邊擦過去，甚至狂怒地從遠打來，連樹木都似乎要拔了根地顛倒着，沒有脫光的疏稀的葉子紛紛地哭泣着，而這手段却是不動。

假使你在每個夜晚，從通向城北去的路上走來，你的兩眼被四圍在無數低矮的草房和豬欄里，而輕輕地嘆息着，嗅着從貧民窟冒出來的穢臭的惡心的氣息，低了頭，用手掩着鼻子匆匆地過去，當你突然抬起頭，望見這孤獨地守着這一片填滿了野草的土地的樓塔，它彷彿帶了一個靜夜裏頭哨兵的姿容，守衛在黑暗中的嚴切的監視，極自然極了你的心靈。

從此你對這樓塔就會有了輕輕的依戀了，每當你走過這里的時候，你就會回給他用同樣的目視，然而，這樓塔是那兒來的呢？當表現上這古城已進入時代的末端的時候，許多地方也許還保留着原始的森林呢。假使在一個落雨天，這條土路會像你在許多北方館子裏吃的「炸醬麵」，當你拖了兩腳泥濘走到這樓塔旁邊，也許雨落得正緊，像一羣蜂，很狠地咬著你的皮膚，你就會很自然地跑進去，跑進那狹窄的，只容得下半個直進的身子的門檻却是高大的，你會半輪着身子擠進去，然後再跨進那一隻門，現在，你算是進來了。

首先，也許你曾多少次包圍到過，這里面一定是到處佈滿着灰塵與蛛網的，也許許多地方都坍塌了，牆壁到處都是破洞，也許你認為這是一個井，一個永久沒有人搬動的死井，不要說生命，恐怕連空氣都是凝固的，這當然，因為現在我們的讀者，不是也有許多正坐在暖閣里的吧？而外面的四風，已經很淒厲了。

就在這個落雨的天，我們故事里的一個人物，他從城內一家號莊裏出來，從城北收了賬回到城南去，他是一個夥計，在那節子里他苦幹了二十多

「當我這五十年，自己的油肉其間，過過了最苦的時候，他方在這時有一點些微的自由。而我們的特維先生，只連這一點自由已很是感激那位吃得肥的老頭了。他在原一個命令，當他從那孩子里領到老頭的錢回去，便會吩咐他的妻子，虔敬地跪在神位的跟前，誠心地祈禱着。」

「保佑吧，主，保佑他一家人平安……」

而老頭，他一家人確是很平安的，老頭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了，那是一個肥胖得沒有瘦弱的傢伙，他發算着每一分錢的支出，願着每一個虛渺的忠誠，甚至於給他和他同樣肥胖，肥胖的有鄰近手腳的太太，在夏天買一把芭蕉扇來搥蚊子。他的太太是一個多病的揚州姑娘，據說是在多少年前，當他運到錢莊，還不過僅僅只有那那一個夥計的時候，用二百塊錢在城下里買來的。因此，伴當常說那女人原着：

「噯，你，你爲我化了多少錢了？你問問……」

讀者，你起來地下來就有那向上的官商，激激激激的丈夫。

「噯！可惜我不是男人……」

「你還是男人呢？」

「我愛人，我單按那孫節的給自己的妻子扯件衣料，俗語說：『女人的衣裳，丈夫的門面……』」

而我們的王老頭，頂多不過是笑笑也就走了開。這女人自然是不美的，若是美，她決不會跟了這麼個齊齒鬼，人人都這樣想，連將維都瞧不起這女人，可是他僅僅記在心里，他也並不太尊重了他的老頭，而是一種怪僻的思想拴住了他，既然已經跟了他，在自己還沒有本錢自創基業之前，總不應該變節。

現在，王老頭家裏已大非昔比了，從一間門面被到五間玻璃外帶鐵欄的門面，你從看見一個夥計來回地忙碌着，蒸蒸日上約營業，也是從兌換銀錢而辦理省內匯兌等事，將維就每天站在一扇玻璃門前，用半微的恭捧，迎送着每個顧客。

是另一家小錢莊將要倒閉了，當王老頭翻翻賬簿，入雖然這時候，他還是自己管賬的。關心地看到信泰錢莊的欠款數目，不禁拍了自己的頭吃一驚，便接錢鈴，把將維叫進來，吩咐他去務必將欠款收一多半回來。

將維從那錢莊里懷着兩大捲鈔票回來的時候，便遇到了雨正落正緊，雨又不忍叫一部車子，其際

人，我可不能成爲好人……」他想起這話來反駁而影子沒有聲了。他感到勝利地，拍拍衣袋，將大衫向後面一起來，走出去。

「先生！」是一聲蒼老的叫聲，他懷疑道叫聲是從古墓里出來的，他站住了，回轉頭，他看見卜那老人，正睜着黯黯無光的兩眼望着他。

「先生，你的東西掉了。」

那老人這句話提醒了他，他望望地上，見到在老人那稻草堆旁邊的那個手巾包，這手巾包，是包着他們從信泰錢莊收回來的賬目的，那是一個在他很巨大的數目，像有一塊石頭重重地擊着他的心，其實，我們的蔣維先生內心總還是善良而實有情感的，他覺得非常對不起這的老人。

「他才是一個受害者！」

那影子在門口用低低的聲音，使他的心在低低地跳，他幾乎要跪下去，朝那老人，那老人懷抱里的孩子，在他眼裏也變成了生着翼子的天使，然而天使害病了。

他這樣想是很可笑的，人類本能的良心，使他顫抖地取出了那手巾，於是一層一層的紗露露出來。當他的手觸到那紗的時候，他的手一定是

冷涼的了，從他變涼了的臉可以看出來，雖然，他向自己！

「我給了他，回去可怎麼辦呢？」

那聲音在門口回答他了，而且帶着惡劣的咒罵「假使他搶着不給你，你回去將怎麼辦呢？而且，你給他不過是一點點……」又有另外一個聲音，在那有聲的後面送過來，直叫着他的名字：「蔣維，你可以拿一點給他，老闆不一定會知道的，他不是相信有嗎？」

於是，我們一向爲衆人所相信，所敬慕的蔣維先生，在他二十幾年在這錢莊里，做了第一次的不忠實。

現在，我們也隨着我們故事中的主人蔣維，離開了那樓塔，現在，我們和他一起站在那位老闆的前面了。

蔣維總是一個太老實的人，把錢交上去的時候，由他的手的顫動，王老闆才疑心到他昏了病：

「老蔣，你受冷了嗎？」他又裝出關心夥友的樣子：「那麼，你下去休息吧。」

蔣維鞠了一個躬退下去，老闆突然又想到了什麼，把已經送人抽煙巾的紗票又拿出來，對這個夥

……

……

第二天，雨還是沒有停……他又走到……

他不知道，他並不出來，他心裏是一種……

……

……

……

文化瑣聞

◆「中國文藝」自本年二月號起，開由林……

◆「第一作歌」南京近將有二種文藝刊物出現……

◆「第一文藝日」上海版，將改名「大東亞週刊」……

◆南京「京報」開「一」學期開談「觀」特約……

◆路易士法蘭，擬發小官未及，紙尤為「中華日報」與「中國與東亞」撰稿，現對蘇北去活動……

◆沈放元在改辦文學集刊，係大型純文藝季刊，創刊號有廢名，路易士等作品。(聞)

生之邊崖

·伽藍·

「上帝就任憑他們在那罪惡之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裝滿了各樣不義，邪惡，貪婪，惡毒。滿心是嫉妒，兇殺，爭競，虛詐，毒恨。……行這樣事的人是當死的。然而他們不但自己不行，還教別人去行。」

「……因為全地荒廢。我觀看地，不料地是空虛混沌！我觀看天，天也無光。」

新約「羅馬書」第二章
舊約「耶利米書」第五章

走在下晚環的路上，漸暗的暮色，更使他灰冷的心情加沉了。

一種苦痛的情緒，沖激着他，鞭撻着他，噬咬着他，他忘了自己該走的路，便孤獨的坐在那個寂寞河邊的土地上。

低頭，他不能寧靜的又在想，又想起那些離離的傢伙，他憤恨那些東西不能叫做人，他們該是沒人性的。一羣猙獰的鬼物。他亂想的腦袋，不自然的，又憎惡的浮現出他們一個個鬼鬼爬動的幻形。……

他知道他們會聰明的做出許多怕人的罪惡，又把這些罪惡的醜陋，輕輕的掩護上一件崇高而又道潔的假裝，這樣，他們便在別人的弱體上成功了自已，緊便了自已。

這是怎樣殘忍的勾當呵。他忽然又想起另一羣無辜無知的人，他親眼看見過那些鬼物，貪婪的吮吸他們的生血，爭奪他們的骨酪，他憐憫他們，偷偷的為他們流淚。他自己也似乎也有過這樣冷酷的遭遇，那

一些鬼物，終日眈眈的凝視着他，想把他陷入泥濘裏，給他加上一串無法掙扎的桎梏。在落雨的寒夜，那失眠的讀着書因「日出」的時候，他明白金八一類的人物就是他們。他感情的悲哀過「日出」裏的小東西，翠喜，苦瘋了的黃省三，以及一任罪惡毀滅自己的陳白溝，還有，那就是方達生，那個空泅泅一腔熱情的無用書生！……

他根根滾滾着滾水，連調的滾着而前流。好死冰的小河流。禁不住現實的突擊，他可憐起了自己，自己不是也是枯幹的播種在黑暗里嗎？有時，一股莫名的力量，燃燒着自己，也想站起來同那些壓制在身上的龐大的陰影們拚一拚，不該在發着無言的忍受着他們殘酷的撫摩，可是，一想起自己已是被生活榨成餒餓了脊背的人，就又無聲息的縮回到陰森森的圈子裏。

如果，他想，粗狂瘋野的幹下去，這個家，會有一瞬滅滅的可能，他不能這樣無顧慮，這並不是爲了自己，因爲他還有母親和妻子的精神，一個獸員在肩上的家。

雖然那些鬼物不斷的攻嚇他，罵他惡毒，不理解作人的方式，只會小心翼翼的拘守自己累重的職分，爲着一月不發的死的死着工作的個東西。

他實在不願再想下去了，他快要窒息而死。站起來，感嘆的望了望月亮上昇的樹梢，幽靈似走了。

「生活的酒前，你應該默默忍換，艱難的渾遠的路程，你也應該支持着走去，別力疲的跌仆在道邊。跋涉吧。即或生命的個個滴盡，以至於毀滅。」

他用這點點，把自己埋下夢的堅實裏。

正在沉思的他，慢慢的走近大橋了，看見橋上有隨風的夜色瀟瀟的霧氣，他苦痛的加快了脚步。

「老爺，可憐的給個錢吧，老爺……」
「嗚嗚……」

一個丟失光亮的女丐，拉着一個領路子的小孩，從他身邊，斷斷過去。

走了幾步，他停下了，他看見那些顛顛在夜街上的人，都好像不見她生命的呼喚，七八歲小孩亂跳的嬉笑。一兩個善良人，向她們投遞一眼，而很快的就又回轉臉去，追趕着別的繁華去了。

這個人世間的無邊淪落，無情，剛纔萌芽的夢境又帶這眼前的情難熬了，似一個泡沫的碎滅。

這上女丐，掏出自己那五分角票，塞給小孩，他不哭了，急慌的用小手掩了過去，遞給她看不見宇宙

黑暗的母親。孩子顫凍的掌心，灼熱了他奔的熱情，被感動的流淚了。

二

家

丁 奧斯頓原著

安 樂 尼 譯

翻 譯 小 說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親愛的，那家先生？」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是說「那家」英國北部的財主青年和定了的；他在星期二從四馬路運馬車來看房子，他業滿意于它所以立即和毛爾斯先生訂了合同；他在天便米過約的（誰？）前來，他底一些僕人在下星期末就到此這房子來。」

「他底看時什麼？」

「那當。」

「他是結婚的還是獨身的呢？」

「啊，是獨身男子哩；我愛的，那一點不假呵。」

「一位財主青年，年有四五年的進項。這對於我們的女兒是多麼好的事呀！」

「此話怎講？怎麼影響及她們呢？」

「我的親愛的，那家先生，」她半邊想半邊明地道：「你怎麼竟如此的令人驚愕！你該知道我在想前他和她們中的一個結婚的事。」

「要是他來居於此地之目的？」

「目的？廢話，你怎麼能這樣說！但是，他能和他們中的一個結婚的事，却是很希望的，所以當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你曾經聽說過那家嗎？」

(37)

「你來時，你該直接去拜訪他。」

「我看這事無有必要。我和女兒們可以去！或是辦法讓她們由她們自己去，那會更好一些：因為她們是她們自己，任何一個她們的意見，新當先生可以從容考慮其中之秀。」

「親愛的，你別笑我。我確曾有過美意，但現在這事不要來推卸自誇美意。當一位婦人已經做五個長成起來的女兒的母親的時候，她該做幾位不願自己美意的母親。」

「如此說來，一位婦人已幾乎是不該想及很美的了。」

「親愛的，親愛的，你該直接去去去，到離家最近的地方的時候。」

「親愛的，你且別笑的太早了。你且別及那像他們中，一個正話的兒子說的話了。或像先生和路太太或是認得那兒說，這兒說去，你該知道在這種情形中，他們從來不該對誰來的人。你該知道，親愛的，你該去去去，親愛的，你該去去去，我們是不該說的。」

「你實在地這話說。我該說這話去去去去去去去，你且別笑的太早了。你且別笑的太早了。你且別笑的太早了。」

「我確心尤甚地在這地女孩子中間選擇那無事一類和體格好，雖然我必須轉我底小箱子裏一些好話。」

「我確心尤甚地在這地女孩子中間選擇那無事一類和體格好，而且我相信用這美連一年也趕不上珍麗的脾氣也不加利地這的一半的好脾氣，可是，你這太遲個愛。」

「他們都沒有能得人歡心之處，」他回答道「他們都是愚笨無知的，不過，小箱子比這底無事們有比這底無事更甜。」

「那奈先生，你怎麼如此地輕視你自己底孩子們！你樂於激我，你對我說可憐的脾氣無事沒有無事。」

「你誤了，我，愛的。我很關心你的脾氣無事。那是我底老朋友了，我該對你底地提及它至少有一二十年來。」

「親愛的，你不知道我所說的這話的折騰。」

「親愛的，我希望你底，且安全地生活所以能見到許多本這四千的青年們前來和我們談話。」

「這是有二十位這樣的青年人來到，你不去拜訪他們，那對於我們也是無事的！」

「你且別笑的，你且別笑的，你且別笑的，這是有二十位來。」

了，我雖然知道這事，卻不願去「遊說」他在這方面有辦法的村莊，還有別的地方，雖然我手裏也有幾任性得變的，如此罕有的混合脾氣的人，是以這三種經驗二十年來未曾使那夫人充足地了解了他的性格。至於他底心裏原是不難知悉的。他這種後斷見識有限，雖然遊離的敵人。在我不滿意之時，以爲自己是易受刺激的。他生前的職任是使他的女兒們結婚，這事的目的，是拜訪於消息。

漢奈先生是拜訪於雷先生最早的人們中間的一人。他半就意欲去拜訪他，雖然到最後還是向他的夫人說他不要去訪他：「一直到拜訪了之後的那天晚上，他還是讓我不知道這事，然這事終於在樓下面的事體中披露出來了！」他兒兒他底二女戴上了「頂裝飾的帽子，故把不得同她說道：「我這拜訪先生請齊戴這帽子哩，帽子。」

「我們沒有機會曉得雷先生所喜愛的東西。」他底母親恨恨地說：「因爲我們沒有拜訪他。」
 「媽媽！」伊列洋白給一句：「然則這底却我們將在俱樂部席上拜訪他麼，並且那夫人已允諾給我們介紹呢。」
 「我不相信那夫人會做那種事。她自已已有兩個

女兒。雖是白日的親戚家的人。對她並沒有效驗，意見呵。」她在她底那也不忘要探「漢奈先生說：「我敢齊絲不依靠她底底底底底。」
 漢奈夫人遲遲不肯，可是她押制不住自己，而問着底底底底一個女兒了：「別這麼咳嗽，鑽鑽，看在上帝的面上，你請對我底神經有點憐憫。你把我底神經拆碎了！」「這當對咳嗽不謹慎」他底父親道：「他咳嗽的原也不是時候！」

「我並不是以咳嗽爲自己的獎勵！」這聲響地地不平。「這底下一次的大選會是什麼時候呢？」
 「不消呵！」他底母親說道：「那夫人到那天以前是不能來的，因爲她自己還未認識他，所以由她給我們相互介紹的事是不可能的！」
 「然則，你可以有接於他底友人的地位，而且你還可以介紹雷先生給她呢。」

「不可能，漢奈先生，在自已未同他認識的時候，那是不可能的，你怎麼如此地在捉弄人。」
 「我佩服你的謹慎。兩星期的認識確是有眼的一個人，在兩星期中，實在不能了解一人。倘使我們不自險做一其別人預備做的事，則那夫人和他底底

她們究竟要得着她們的機會了。所以當她是以爲這是一件好事時，假使這不這這這這，我自己就要來辦這樣的事了。」女孩子們聽了她們父親的話，對他抑制不住感動了。

兼奈夫人光說：「廢話！廢話！」

「妳這加重語勢的呼喊是什麼意思？」他抬高語聲地說：「妳以爲這種介紹的方式，和我話中的加重語勢的字眼是廢話了妳怎麼那麼說呢？瑪麗！雖然我知道妳是吸取了衆多令人滿意的書籍的精華的沉思的年青女人。」

瑪麗想說些明達的合理話，但不知如何說了。她這瑪麗在孩排就序她的意思的時候，他接說下去：「且讓我們回來談他雷先生吧。」

「我對那雷先生？」他底太太喊。「我不願聽這話：這話怎麼不早告訴我？倘若我早知道這樣，今晨我定不去拜訪他了。那是很不幸的事，可我已真的拜訪了他，我們現在不能避免認識了。」

「女人們的驚訝恰如他房榻室的預想：兼奈夫人的驚訝或許更勝過他底女兒們的。」我底親愛的班奈先生，這事對你多麼好啊！我知道我終於勸服了你，知道你太愛你底女兒們以致於不能忽略這樣一個認

識。我多麼高興！這也可以說是一個很妙的機緣，今晨我已去拜訪了他，可是到現在以前，你竟隱隱地未曾說出關於那事的一字呵！」

「噢，凱帝，這現在可以隨便咳嗽了！」兼奈先生邊說着上面的話，邊走離開了屋子，因為他厭倦了他太太發狂似的喜歡。

「孩子們，你們有位多麼優越的父親啊！」她欣歡地傾着乘心的話，當屋門重關閉好的時候。

「我不知妳爲了他賜予的恩惠該怎樣報答他，爲了那事，更該怎樣地報答我呀。此事在我選擇的年紀，原不是太喜愛的，可是了爲有益於你們的原故，我們才想做那樣的事。」

「刺地亞，我底親愛的女兒，聽而妳是最小的，一個，但是，我敢說在下次的跳舞會里，那雷先生要伴同妳跳舞呢。」

「噢，」刺地亞勇氣地說：「我不怕，我雖然是最小的，一個，可是，我是最高的一個！」這一晚上的餘下時間，她們實在編測他不久將來回拜班奈先生并決定在那天請他吃飯的事情裏面了。

（註一）天使米迦勒節爲紀念理、麥克爾之節日（九月二十九日）亦爲孩季節付房租之日也。

歷代詩箋考略

吻玉齋主

文藝雜談

假使好美心是人類的天性，那們談風雅，也正是文人的本色了，有人說，「生今之世，而尚談風雅，未免有些玩物喪志」，自非墮落了。這在我個人不敢承認此說是对的，我們試看一看，日本人的好風雅，是比中國人更普遍，更深刻的，普通的人家差不多要在院落裏點綴上些花木竹石，同時在故都的小竹叢籬上，常會遇到很多的友邦人士，在對某一件小玩藝把玩着，欣賞着，或是在爭執着價值，同時我們再去看，日本的藝術，如書，畫，雕刻，印刷，陶器，建築，以及各種日用什物，無一不在精益求精，熱烈的研究着，蓬勃的發展着，假使這全有些「玩物喪志」那們日本國的民氣，何以不因此而墮落了？再而談到中國古代，王羲之寫經換鵝，米元章愛石成癖，可以說是風雅到極點了吧！可是所遺書，畫，可為後世師表者，也正是近人看為最近「玩物喪志」的兩個人。

玩說到玩，自然有些好像不正經，但我們抄書寫字太久了，誰也不免要息思眼，平常是卷一會畫外的大假如有一幅掛在牆上的畫，那豈不易更好！倘有得到名畫的力量的人物，自然是無須乎此的，否則一張什麼複製縮小的東西，實在遠不如原板的木刻既不失真，又省運費，……我們大約全會感覺到越是在勞乏困苦的時間，越是需要些絲近「玩物喪志」的小玩藝來玩一玩，浴血戰線的將士們，在他稍息鞍馬之勞的時候，精美的小畫片，曼妙的歌曲攝影，圍棋等，全是慰籍疲勞的妙品，藝術是高尚純潔的，能使生活思想向上，能領導民衆向進步的途上去走，不必避須迎合時代直接刺激，已具有轉移陶淑性情之功至深且偉，殊非筆者有意在「談木刻信箋」之先，來為自己解嘲。

信箋，是遠人所用的一種文具，好像不足用心去講究它，可是在我們用它的時候，最足以代表出個人的性質來，同時在使用不如畫的簡便時，總覺有些彘扭，接到一個古雅而盎然具有藝術味的信箋真覺它怪好玩，而愛不釋手呢！在想要寫一封簡的

時候，常會無意中想到對方是如何人，而對信箋起一番斟酌，雖然有些無謂，終是去不掉這種心理。想是不甘心示弱，讓對方看破自己不是一個風雅人吧？真覺可笑了。

一會迎合人這種心理的，莫過於文具店中的老闆們了，總能製出形形色色的信箋來，任一班人來挑選，在以前筆者見到上海嬰社有一段廣告，是這樣登載着：「信箋為交際社會必需品，所費求其廉形式求其美，實際求其適合環境，則惟嬰社新製信箋，有此特色，熱心愛國者宜用國產箋，年少有為者宜用英雄箋，交際酬酢者宜用歡喜箋，慈祥多福者宜用百子箋，琴瑟和諧者宜用雙燕箋，願賦好述者宜用鸚鵡箋，懷遠寄思者宜用飛雁箋，壯志干霄者宜用凌霄箋，愛情濃密者宜用愛神箋，情致纏綿宜用蓮花箋，十種合裝一東曰聯合箋」這雖說微帶滑稽性的以廣招徠，然設計之周詳，也怪難為他了。信箋在藝術中，雖屬小道，可是就這種小地方也頗能觀察出時代藝術的變衍，以及文人一時的習尚來，關於薛濤的解釋，在「資暇集」中，曾這樣記載着：「松花濤箋其來久矣，世以為薛濤箋誤也，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

展，乃命匠人狹小之，人皆以為便，後減諸箋亦如是，特名曰薛濤箋」我們可以知道，薛濤箋即松花箋之紙質，薛濤不過令匠人裁之狹小耳，又可知道唐元和間，文人用箋是尚狹小的。又「陳繼儒龜古錄」載：「宋顧方叔嘗創製諸色箋，有杏紅，露桃紅，天水碧，俱研花竹，鱗羽，山林，人物，精妙如畫，亦有金縷五色描成者，士大夫甚珍之。」又載：「范大成云：蜀中粉箋正用，吳法元有春宵冰玉二箋，設色尤奇！」可知在宋代時文人用箋，是很講究顏色的，並且色樣很多，研成各種花紋。其實唐代用箋，也有是講究顏色的，李唐詩話載：

「雙思謙及第後，作紅箋名紙十數，詣平康里，因宿於里中，賦詩曰：銀紅斜背解明珠，小語偷聲寶玉郎，從此不知蘭麝貴，夜來新染桂枝香」從這一段風流香艷的記載中，我們可知道，唐代已用著色的詩箋了。翻了這種樂仙桂步青雲的妙手，做出這種風流勾當來。可是在夏芳樹的「詞林錯」中記載着：「昔桓元作桃花箋，有潔綠青赤是等色，嗣後有浮碧，殷紅，鴉青，鶴白異名，」是遠在唐代，已經用著形色的詩箋了。考樂餘事一載：「葵箋者，採帶露蜀葵研汁，用布揩抹竹紙

上，何少乾，以石擊之，可為吟至，詩詩筒中。一由此可知，在前代風雅自賞的文人墨客們，對於詩筆的著色，是怎樣不憚煩瑣的，去細心研究它呢？一個百效，互相饋贈，於是這小小的一種似無關重輕的文具，也竟成了騷客們的吟料了。楊巨源酬崔驥馬，惠達百張詩：「捧持價重凌雲葉，封塞香深笑海苔，浮碧空從天上得，殷紅應自日邊來」。陸龜蒙襲美以魚箋見寄詩：「揭成霜粒細鱗鱗，知作愁吟真見分，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好將花下承金粉，幾送天邊逐碧雲……」朱自牧謝友人贈箋詩：「百幅溪箋遠見流，故入佳函若爲酬，幸將鮫鮓收魚網，未得良工起鳳樓」。微物之賤，得者不啻九錫之賚，是亦足以看出當時風好之盛了。

木刻詩箋，以明清兩代爲最盛，以前是否已有無從詳考明代木刻詩箋，嘉隆以前，作風樸拙，萬曆間稍尙鮮美，然尤未盛，至中晚時代，尙尙大興，歷天崇禎而愈盛，胡曰從之十竹齋箋譜，臻往古美術刻案之絕詣，清高棅撰，兼而有之，在中國彩色木刻史上，可謂空前。

按：十竹齋爲胡曰從之室名，曰從者正言，上

元人，曾官中書舍人，爲人醇樸，研六書，善鐘鼎之文，尤爲擅絕，畫與刻均出其一人之手，毫無匠氣，他更能別出心裁，出奇制勝，其魄力有非他人所能及，在他的「十竹齋箋譜」中，有一不份，純用象徵之法，即以一故事爲畫而，而通體都畫一人，只以故事中之衣物用具以代之，譬如以二十四孝故事爲畫而，而寫黃香溫席事，則只畫一扇一枕一帳，寫老萊子戲彩娛親事，則只畫一綠衣一玩具，以此類推，奇特新穎，令人一見即悟及故事中之情景，大瞻嘗試，避實就虛，落筆不多，而意境躍然現於紙上，筆者曾於鄭振鐸先生最近出版之「中國版畫史圖鑑」中，一瀏覽之，真不禁拍案叫絕，詎其設想之奇妙。無怪鄭振鐸先生稱之爲：「精工富麗，備具衆美，中國雕刻彩畫，至此嘆爲觀止」了。

清代詩箋，吾人於北京琉璃廠內，各古老之書肆紙店中，尙可覓其筆蹟，格調珍品，不無鱗爪，然究嫌其不能得現歷朝之梗概，惟於「北平箋譜」一書中，尙不難想見其變衍之風，及清末風習之盛，此書凡三百四十幅，便次排編，首仿古諸箋，以共所始，次戴伯和，李伯榮，李鏡豫，王振聲，劉

錫玲、及李瑞清、林琴南諸氏所作，為光宣時代之演變。次陳衡恪、金城、魏承之作，次齊璜、王雲五、陳年、溥儒、昱揚、顧麟、江采、馮晉諸氏之作，以發當代文人畫之派別，而以昱揚等二十家梅花畫，王齊等數家中畫，奏西畫，以殿其後，清代詩箋，於斯大備，在鄭氏序文中，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清代詩箋之歷史：

「……康熙之際，盛況猶昔，世傳成親王箋，秀麗不減胡氏。嘉道以後始漸衰，同光之時，尤為零落。光緒末，北京畫師李鶴鍊，劉錫玲，朱良材，王振聲等，常為時人作箋，意在諧俗，乃隨風道。至宣統中林琴南先生，獨取玉田夢窗詞意，製為山水箋，清越盎然，文人為箋作畫，始於此。民國初元，陳師曾先生，為墨盒作畫稿，鵝成試拓以墨，付溥淵製箋，乃別饒奇趣，後就成詩箋百千幅，無不佳妙！抒寫性情，隨筆點染，雖小景短箋，意態無窮，於十竹齋畫外，蓋別開一境矣。桃花文權之，作唐畫碑箋，西域古蹟箋，雖仍仿古，不同創作，然亦開後來一大派。時亦歸重于陳師丁，信手塗抹，獨見天真，亦得付之在氏，足徵作箋之事，頗已好世人所欣美矣。近

十餘年，作者輩出，齊白石，吳待秋，陳年丁，張大千，王夢白，溥心畬，諸君子皆高雅不羈，可見清朝末葉，直至民國初年，這種木刻詩箋是頗極一時之盛的。可惜為時未久，就又衰落下去。鄭氏又說：「今廠肆已有棄其成法，投合時好者，常見於百病為西人製箋，紙劣工粗，墨浮色雜，林疎之風蕩然。又見約文齋刻黃筌人物箋，草率尤甚！清暇閣管仿刻十竹齋數箋，半韻十去其六，然規模尚在也。近得其新印者，則板片錯亂，色澤不勻，是并印刷之工，亦不可待矣。」魯迅先生也說：「半未以後，始見數人分畫一題，兼以成款，格新神逸，異乎嘉祥，意者文翰之勢將更，則箋素之道遂盡……」。筆者閱管細究其意，以謂宋其初詩箋研講風氣之盛，而所成之箋終不能及明代胡氏十竹齋箋之精妙，能畫者而不能刻，或亦其最大原因，當時刻工，雖不少名手，然刻筆已盡終不免有脫合神離之虞氣，更如彩色箋數版拼成，益覺神情渙散，而「十竹齋箋譜」之所以獨具高標者，亦正以胡氏自刻自刻，心神一貫的緣故，是能畫者之宜力求善刻，其理固至顯明，鄭鑑輝，魯迅二氏，並非時代落伍的人吧？而於藝術中之小道的

詩之衰落，倘以說乎言之，其保存東方文化之熱心，可想見了，今已道而不問，倘高呼發揚時方固有之文化乎哉。然而保存一脈，使今人尙知有所謂木刻詩箋者，我們真不能不感謝鄭君二氏所求刊留之「北平箋譜」了。

萬枚樓主王青芳先生，能書，能畫，且擅刻，數年來理則於刻木工作，志成萬板，故以名樓。前者頗以詩箋之道日見衰落為憾，因刻「百家姓氏箋」謀藉起而百創興之，箋以往古先賢名人為畫面，而附以「某氏用箋」之印章，如李氏者刻李青蓮像，杜氏者刻杜子美像，王氏者刻王羲之像，而附刻以「李氏用箋」「杜氏用箋」「王氏用箋」等印章，更有附及古人事蹟者，如陶淵明採菊東籬，林和靖梅妻鶴子，周漁溪愛蓮等，泛取大意，不傷風雅，購者按姓而索，可以普及多人，亦頗覺好玩，曾參加第二家庭手工展覽會展覽，參觀者咸認為趣，博得好評。近更進一步直接以本人像片刻信箋，附以配景，頗得京市一般聞人之贊賞，附刻求刻者隨相接，如周作人，傅增湘，何其家諸先生，且多附詩文以揄揚鼓勵，均以其能繼承風雅，發揚東方固有之藝術，更以先生之自畫自刻，神效真新，故之自

擬畫稿，付之匠人以代刻者，尤能得其神髓，庶其捉一遺，可惜斯人以編傳，不讓西式信箋之盛行詩文，紅粉其色，摩登女人其東面的信箋，充塞於市面，跋扈於士林，誠亦挽救箋風之一道，妥為紹介於提倡藝術者，并為關心風雅者告。

文化瑣聞

◆上海文化人協會早經成立在案，但實際工作目下仍消息沉沉。

◆林微音在上海，靠寫稿接餓。

◆中國公論社籌備出版「中日事變解決的根本途徑」論文集，現在發售預約中。

◆三月十二日民衆報的「藝文界」短訊欄內，載稱：上海有「文藝月刊」「象牙塔」出現云。稍嫌不確：因「象牙塔」係南京野草書屋主人王羅甫於本年元月發行的綜合性月刊，編輯人是羅明，社址為數樓二條巷三十號野草文藝社的舊址。

◆京中刊物「人間味」「都市生活」「象世等」等，均因白報紙意外飛漲，有出不出之說。目下「人間味」三月號遲了多半月始能出版（帆）

德國文學與日本文學

舟木 重信 著
王 鏡 譯

德國國民性的最顯著的特性，可以說是「內向性」的。德國作家，常有凝視他自身的素因，不論在任何的場合，不論任何的或內的或外的波流而逐着，他會自身與此波流暫時而脫離關係，後再凝視着他自身與之，就是他想要先把握他自身的本質。——當然，其他諸國之作家，也是凝視自己。

但是「在此」主要的被外的或內的波流所逐着的他，或者對此而反抗着的他，而被凝視着。換而言之，即在同別的東西的聯關裏的他，而被凝視着的。德國作家，始終到底，一貫的，凝視着「印內爾里西加意多」——內向性，與其他的東西的聯關離開的他——即凝視着他的本質。

然而，德國作家，不僅以學時間同空間而凝視着自己之本性，就算了事，在德國文學史上所存在的發展小說與教養小說，是世人周知之事。這個小說，就是以一個人是怎樣的發展，得了甚麼樣的教養而為主題的小說。

並且在此須注意的事情，這個發展，與教養，並不是所謂立志傳小說的那樣的内容，那是常以他的精神的發展與教養為主要的。「歌德」之偉大的小說「維爾里爾木，馬意斯地爾」，是屬於這個代表作的。這個小說的主人公，「維爾里爾木」，與演劇有關係，站在劇團的指導者的立場上，而行諸活動，但不久，他自身已醒悟了他不適於演劇活動，「對意雷梯梯志木」——「素人藝」之禍，亦漸而認清，遂而獲得現實的實踐的社會生活價值。於此，才努力於獲得正當的性格。主人公，脫却個人主義，而以社會的之一分子的立場，努力於活動。

德國文學作品，是非常富於「內省的」。作者，常在他心的內裏而沈潛着。深深的追求着自己的本質而努力於在這心胸的內裏而沈潛着。就這一事，關於外的凡所有的一切的事象與事件，也是同樣可以能說明將來的。作者，從外的現象世界裏，並不是為一時的對象，而是去把握着永遠的事象與事件。

德國文學，既然有這樣的特徵，當然在會缺少多采多色的光華與榮耀，但是對凡所有的事象與事件，

確是在徹底而努力的表现。關於此一點，德國文學，即是卓越的。所以德國作品，不論它是怎樣的優秀，並且它越優秀越不能成爲娛樂，同消遣而讀書的對象。

四

現時之日本文學，是非常多色彩的。創作的技巧，也進步，而且所有的作品，都具備相當的形式。雖然如此，這些作品中之大部分，作者自身，在問題裏，也並沒有甚麼追究的樣子，且對於日夜之發生與消滅之諸多現象，也沒有用銳利的眼光而去批判的態度。

更有令人不勝嘆息的，作家的思想與行動，是時常變動的！當然，人們是不能始終一貫的而站在同一的立場上，而且也不能可以想像如此的，所以作家的思想與行動的變化，是當然的。連長蛇生長着，還脫牠的外皮，作家當然也得向生長發展的路上去進行。然而近來所看見的作家的變化，也不是爲生長着，又不是爲發展着，只是偶變而已——他們的變化，並不是從內心的而起了變化，就像被別所強制似的，而且又悞追從別的，迎合別的似的。所以這變化，並不是內心的必然性，我證明不出這是必然性的。

正在臨機應變主義流行之時，我想德國文學，是有匡正這個毛病的底力的。在德國文學作品裏，往往僅只描寫着觀念的園地，而對於現實，未免沒有忽略的。

但是，這個，始終一貫，是思索的，批判的，是其有對凡所有的事象與事件而把握的特性。德國文學不是享樂的，而是一面念着，一面應當思考着，或者要求你念完之後，仍在思考着。於是乎，在這個觀點上，才能定着德國文學作品價值的標準。

歌德之「浮士德」，確實是在消閑讀此書者，會說「沒意思」或「沒有趣」的作品！但是，不論任何人，不能因此而斷定它是一個「愚作」！

德國文學，人們都說，所謂在一九三三年，因爲國民革命，而陷於混亂之狀，或有說，因爲全體主義的統制，而凋謝了。但是細考察起來，也不一定這個說法，純是對的。在這一年秋季，在「德國著作家保護同盟」創立時，「羅曼，羅蘭」曾送一意見書，而激勵他們德國文學，他們對此，均表示敬意。他說：

「是的，我是與諸君共在的！我雖然是被壓迫着，被追趕着，但為建設更好的一個德國，決與難以打破的德國共在！這個德國，現在苦惱着，但是為建設更好的一個德國，現在正在奮鬥着！我所愛的，所尊敬的，那一切德國的一切，是在諸君的陣營裏！歌德，貝多芬，雷辛谷，是在諸君之眼前的！他們是與諸君一同的，在諸君的奮鬥裏！我相信諸君的勝利，是無疑的！請諸君要相信！「未來」，是會想起諸君之前例的！並且會效法它的！我站在兄弟的立場上，來和諸君而握手！」（續完）

文化瑣聞

◆保定籍女「投稿家」紀瑩（紀清修）過去曾送在徐州日報副刊上發表傷感性作品，本期「古黃河」的「致離婚妻的一封信」即伊舊作。伊負笈燕京師大女院後，仍努力投稿，在「婦女雜誌」時有作品發表，儼然「女作家」矣。聞已與「男作家」黃鶴仙（筆名李果）在燕結婚。

◆去年中華日報民國日報及東京日日新聞，大阪每日新聞四社聯合徵求之東亞民族小說，華方應徵作品業經國府宣傳部審定，計正選為杜修之「春雷」，副選為郭野之「光明」佳作為鄭逸帆之「和平請帖」，並於三月二十七日在南京中日文化協會舉行林宣傳部長主持之隆重授獎式。

◆中日文化協會定於三月卅日至四月五日在首

都舉辦「東亞文藝復興週」行事，各地分會同時作盛大宣傳，切實促進中日文化溝通工作。又該協會

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亦定於四月一、二、三日舉行。◆中華日報於三月二十六日起增闢「海風」版刊登「要說什麼就說什麼」的短論作品，頗具幽默之風味。

◆周化人上月在中華日報發表專論「確立戰時文化體制」，文中有四大着眼點，第一，要使民族精神向上。第二，要使社會生活向上。第三，要使中日文化由溝通以至於交流。第四，促進各落後民族的文化。

◆戴麻皮（瑩舒）與穆麗娟（故小說家穆時英之妹）本年初已在港過簽訂正式離婚。

◆據傳說：郁達夫現在桂林，茅盾在重慶，鄒濤在香港澳戰死於流彈說也不確云。（光）



第二期本刊，又算平安地如期出版了。在這物價暴騰紙張缺乏的場合，本期又增加了四頁，紙張印刷等也都有所改良，但售價照舊，較比這時期南北各雜誌新刊均大增價的情形有來，我們苦幹的結果，總不致於使讀者失望吧！

本刊銷路還算不錯，本社已無存者，不過，要是沒有幾家廣告費，恐怕難免虧累。雖然這樣我們是決不靠「後台」找「津貼」的，社內同人也都是熱心義務的朋友，稍有餘資，即便購買紙張加強出版的實力，抱定決心克服困苦，好使本刊永遠欣欣向榮地出版下去。

創刊號除路易士先生外，其他稿友均未索酬，熱心降情，感銘不忘！還有蘇淮東聯旬刊編者竟連為本刊發行批評介紹專報，謹此誌謝！

徵求紀念定戶期限已滿，自本月起外埠預定一卷當實收二元四角，郵資照章奉送。

總之，本刊是否逐漸改進，願在各方面熱烈支援下，決攻事實來證明好了！ (老單)

◁本刊定價▷

月刊每冊四角外埠預定每卷
(元六期)二元四角國內郵費
奉送國外照加華北郵費代洋九
五折用請到本社單國維訂

◁廣告刊例▷

封底全版每期七十元日錄前五十五元
元底表五元封裏全而六十二元
字欄半面四元四分之二十元
圖版自備款均先付長期優待

第一卷 古黃河 第二期

民國三十二年四月一日出版

主編 孫 鶴
發行人 孫 鶴
編輯 孫 鶴
出版者 古黃河社
印刷者 徐州各書局
經售處 徐州各書局

稿約

- (一) 文藝各部門創作與譯作均所歡迎
- (二) 來稿請標明字數附真實姓名地址印字否則以卸酬論
- (三) 來稿儘後回用酌酬本刊或現金
- (四) 此地製版困難漫聲照片及木刻能寄原版最佳
- (五) 來稿請郵如不採用負責退還
- (六) 譯品註明來源稿寄交本社單國維收為安

新	局	書	界	世	新	局	書	界	世	大
<p>上海世界、商務、中華 各大書局徐州總銷處</p> <p>新世界書局</p> <p>現已開幕 歡迎賜顧</p> <p>地址：徐州市啓明路中市路南</p>					<p>大華書局</p> <p>經售：國定課本、新刊雜誌、文庫、新文、小說、曲譜、簿冊</p> <p>地址：徐州文亭街東口</p>					
新	局	書	界	世	新	局	書	界	世	大

華北廣播協會指定標準型收音機經銷處

徐州耀華電料行

獨家經售各標準型收音機
精工修理各種無線電收音機
代辦登記 概不收費

地址：徐州公明街一四〇號 電話：暫借七六一號

徐州
新光書店

文具簿冊
學校用品
運動器械
湖筆徽墨

地址：徐州
總店：明啟路九號
支店：公明街三號

錦記茶莊

名山珍品

茉莉大方 西湖龍井

諸品名茶 零整批發

地址：徐州市公明街路西

徐州萃文齋印刷紙號

承印

鉛石印刷五彩套版
傳單廣告西式簿記

經售

中外紙張湖筆徽墨
文房用具謄寫品類

地址：鼓樓街二二九號
電話：八〇四番

2421

中華民國廿貳年七月叁日

家專昌飾 滙總貨百

司公祥天

街明公州徐

收到

司公成天

緞綢尚高

貨百新時

路明啓州徐北州